

隋 唐 历 史 文 化 从 书

唐 代 绢 纺 与 绢 缂

赵 韦 编 著

三 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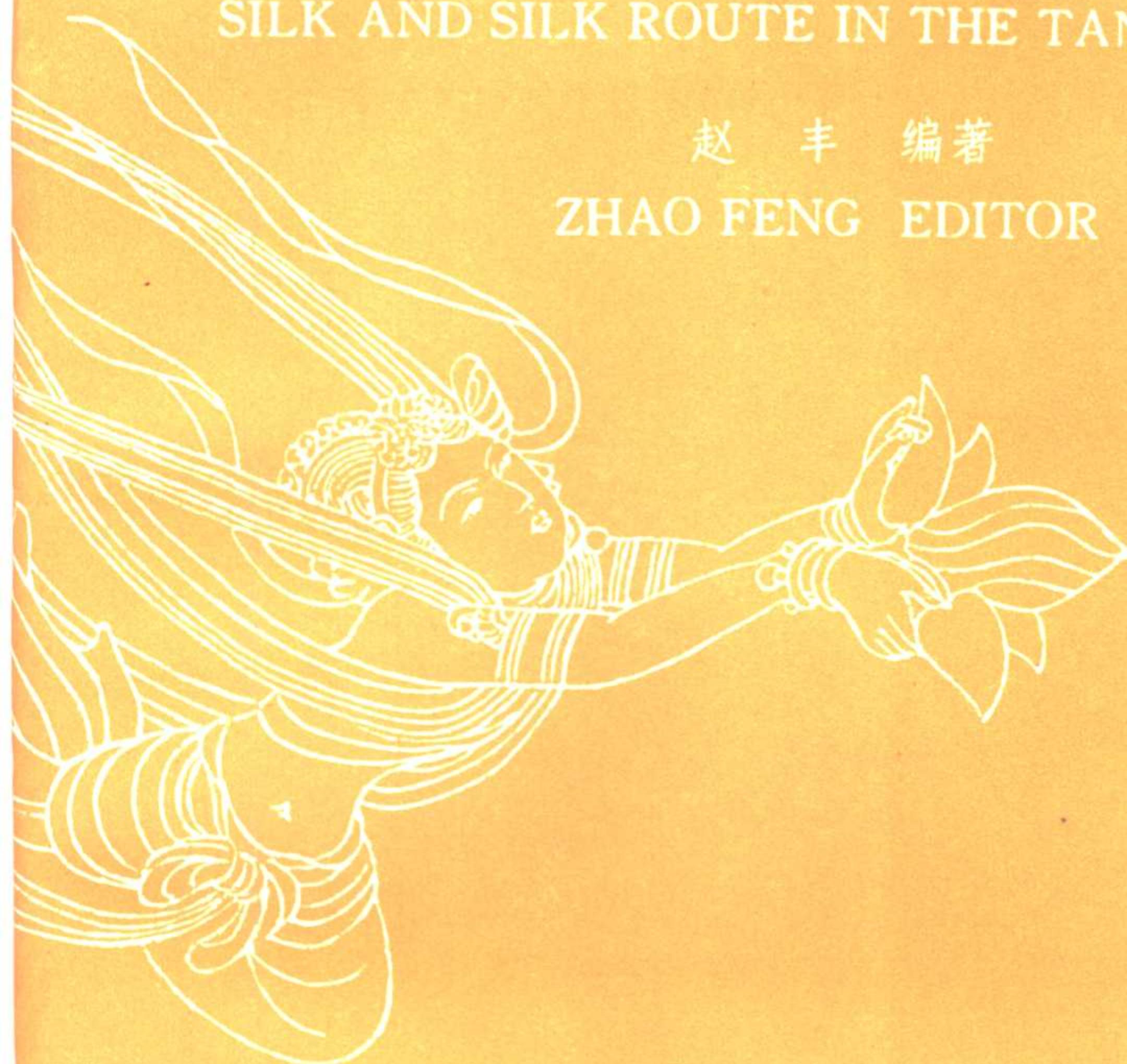
类号	26.32831
馆藏	30454

# 唐代丝绣与丝绸之路

SILK AND SILK ROUTE IN THE TANG DYNASTY

赵 丰 编著

ZHAO FENG EDITOR



三 秦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1995.3.10  
文物出版社门市部  
No. 1217286

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

赵 丰 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0 插页 195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546-492-8/K · 160

定价：3.80 元

2282 / 10

## 序 言

六年过去了，《隋唐历史文化丛书》自 1986 年问世以来，已经出版了 16 种，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而且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武则天本传》、《唐代妇女》、《唐代官制》等书曾先后在图书评比中获奖；随着丛书中一本本专著的出版。一批中青年隋唐史研究工作者也崭露头角。有的读者来信说：“丛书是隋唐历史文化的一幅画卷。编写并出版这套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百尺竿头能再进一步。”

为了使《隋唐历史文化丛书》进一步加强计划性，提高质量、扩大影响，达到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学术著作出版的目的。丛书编辑单位中国唐史学会和丛书出版单位三秦出版社双方代表于 1992 年 2 月 25 日在西安举行了座谈，会上一致商定：成立新的《隋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由牛志平、冯慧福、周鹏飞、张玉良、鱼治文、胡戟等六同志组成。周鹏飞、张玉良担任本丛书主编。

编委会对丛书的出版计划重新进行了安排，拟在 1992 年再出版 4—5 种书，在“八五”期间初步考虑再出版 30 种。各编委将在原先 100 种选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调整和补充。丛书将继续坚持一本书阐述隋唐历史文化方面的一个专题的方针，同时力求达到学术性与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努力使丛书展现出多彩多姿、清新活泼的风貌，让史学著作重开生面，进一步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此外，丛书仍将贯彻扶持中青年作者的宗旨，尽量为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拓宽出版园地。

我们相信，随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将会有更多的好书不断涌现出来，全体编委和丛书的作者、编辑，决心通力合作，不断提高丛书的编撰质量，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厚望。

当然，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欢迎专家学者和本丛书的热心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改进。

周鹏飞 张玉良  
1992年5月于西安

## 自序

凡谈及中国文化史者不能不提到丝绸，凡谈及中国经济史者不能不提到丝绸，凡谈及中国科技史者不能不提到丝绸，凡谈及中外关系史者也不能不提到丝绸。丝绸，已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质，丝绸之路，已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象征，而唐代，正是中国丝绸史上的高潮期。

这个高潮期是如此的吸引人，已有不少前辈和同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仍似不够系统和全面。主要原因在于，丝绸貌似一个小小的门类，但它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艺术、外贸、地理、考古等各个方面。研究者必须对唐代所有与丝绸有关的史料，包括实物和文献，用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手段加以处理，才能做到系统和全面。

笔者天资愚钝，又根基甚浅，自不敢以系统全面来衡量此书，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因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把唐代丝绸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上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谈丝绸的产量。它的产区格局、它的生产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中编谈丝绸本身的生产技术、品种类别、图案艺术风格等，主要是从科技史、艺术史和文物研究的角度出发的，由于本丛书中拟另撰《唐代染缬》一册，故而此处对印染部分只是简略地述及；下编叙述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这三大部分确立了本书的框架。然而在细节上，我并不打算把众所周知的资料反复罗列或是把陈旧的观点反复阐述，也不指望所有的人都能把本书从头至尾地通读。我遵循的原则是详新略旧，只希望所有对

唐代丝绸感兴趣的人都能从此书中读到一些有用的章节，并欢迎批评和商榷。

笔者自1982年开始学习中国丝绸史，历年中承导师朱新予教授、蒋猷龙研究员、区秋明副教授的精心教导，获益匪浅；又得到丝绸史前辈赵承泽、王孖等师的指点，时有所得。然而，笔者在中国丝绸史中选择了唐代一段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实与以下三位老师有密切关系，不能不提：南京大学秦浩先生，笔者曾在南京大学聆听秦先生讲授隋唐考古；生动、严谨，使我对隋唐丝绸萌发了极浓的兴趣；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他的治学精神尤其令人敬佩，是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唐史学会，使我有机会听到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唐史专家的教诲；西安交通大学胡戟先生，由于他的允诺，我才有了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机会，我才有了对唐代丝绸进行一次全面检阅的决心，他还为我提出了研究的重点，初稿完成后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的文风，也极大地影响了本书的体例和风格。

本书的写作自准备到完稿，共有三年时光，三年中得到全国诸多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在此不能一一道来。丝绸之路沿途的博物馆和考古单位、北京、浙江等地的图书馆，均为我提供了学习和研究的材料，也无法一一例举。但青海省考古所许新国师和敦煌研究院王进玉君却为我提供了尤为丰富的实物和文书材料，感激之情，难以言达。

本书部分线描图由好友郑巨欣代劳，图版摄影中得到了好友沈慧伟的帮助，一并致谢。

此书成稿之日，适值恩师新予先生周年忌日之际，回想恩师生前对我的悉心栽培，感念之情难以言达，谨以此书献给恩师，以慰恩师在天之灵！

著者

1988年8月13日于杭州

# 目 录

<b>导论 它从远古走来 .....</b>	( 1 )
1. 遗风犹存 2. 传说的证实 3. 古典体系的形成	
4. 多元融合	

## 上编 丝绸与社会经济

<b>第一章 高潮的定量分析 .....</b>	( 13 )
1. 转换公式 2. 十亩百树五匹绢 3. 高潮的量标	
4. 更广泛的比较	
<b>第二章 产区格局:三强鼎立.....</b>	( 25 )
1. 黄河南北 2. 巴山蜀水 3. 东南的崛起	
4. 自开远门西尽唐境 5. 丝绸产区格局鸟瞰	
<b>第三章 天上人间 .....</b>	( 41 )
1. 男耕女织 2. 皇家作坊 3. 天上取样人间织	
4. 游离的单元 5. 统一的质量管理	
<b>第四章 汇集与分流 .....</b>	( 61 )
1. 庸调时代 2. 量入为出 3. 从土贡到进奉	
4. 重赋吟 5. 粮、绢、钱比价的波动	

## 中编 丝绸与科技艺术

<b>第五章 技术体系 .....</b>	( 81 )
1. 桑·蚕·茧·丝 2. 两条工艺线 3. 南北差异	
4. 独树一帜	

<b>第六章</b>	<b>丝织品种名实</b>	(97)	
1.	织彩为文曰锦	2. 绢与絣	3. 地铺白烟花簇雪
4.	特殊的罗与绒	5. 通经断纬	6. 平素中的变化
7.	没有绮的命名系统		
<b>第七章</b>	<b>机巧成俗</b>	(123)	
1.	多功能的纺车	2. 敦煌立机	3. 画板上的机具
4.	提花机的探索		
<b>第八章</b>	<b>草木染缬</b>	(137)	
1.	酸红碱蓝	2. 媒染技术	3. 系缬染成文
4.	真正的夹缬	5. 从蜡缬到灰缬	
<b>第九章</b>	<b>图案(I)——名和类型</b>	(151)	
1.	命名模式	2. 分类	3. 简单的分期
<b>第十章</b>	<b>图案(II)——艺术的源流</b>	(169)	
1.	新潮来自西域	2. 陵阳公样	3. 雍容宝花
4.	折枝花鸟的兴起	5. 时服转求新样	

## 下编 丝绸之路

<b>第十一章</b>	<b>网络式流通</b>	(183)
1.	以市场为交接点	2. 从中亚到欧洲
3.	舅甥之间	4. 海上丝绸流通
<b>第十二章</b>	<b>丝路经济观</b>	(197)
1.	物价表引起的疑虑	2. 文书作证
3.	练·银·铜兑换比率	4. 还其本来面目
5.	经营丝路的国家利益	
<b>第十三章</b>	<b>东西纺织文化的交流</b>	(217)
1.	世界纺织文化概说	2. 空间的突破
3.	技术的改进	4. 文化万象
<b>结语</b>	<b>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b>	(237)
<b>附录</b>	<b>唐代主要出土丝织品分析实例</b>	(242)

## 图版目录及说明

- 彩版壹 上 唐代古桑(福建泉州开元寺内)  
下 红地联珠狮凤锦纤维截面(新疆吐鲁番出土)
- 彩版貳 上 黄地小窠联珠对凤锦(青海都兰出土)  
中 蓝地对波缠枝鸂鶒锦(青海都兰出土)  
下 绿地对波联珠狮凤锦(青海都兰出土)
- 彩版叁 上左 红地簇四联珠对马锦(新疆吐鲁番出土,现藏日本龙谷大学)  
上右 紫地龟甲佛殿纹锦(现藏日本正仓院)  
下 四骑狩獅纹锦(现藏日本法隆寺)
- 彩版肆 上 红地中窠宝花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 花鸟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 彩版伍 上 簠地大唐花文锦(现藏日本正仓院)  
下 蓝地对狮穿花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 彩版陆 上左 紫地缟纹裂(现藏日本正仓院)  
上中 绢锦(青海都兰出土)  
上右 小花缂丝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左 晕惆提花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右 晕惆小花锦(新疆吐鲁番出土,现藏日本龙谷大学)
- 彩版柒 上左 联珠含绶鸟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上右 阿文新月锦(新疆吐鲁番出土,现藏日本龙谷大学)  
下 联珠猪头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 彩版捌 上左 天青地敷彩纱(新疆吐鲁番出土)  
上右 朵花绞缬(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 红花绿叶夹缬(敦煌藏经洞发现,现藏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

- 彩版玖** 上左 宝花立鸟灰缬绢(新疆吐鲁番出土)  
上右 青黄晕绚葡萄纹(青海都兰出土)  
下左 对波花鸟灰缬绢(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9号墓出土,现藏新德里博物馆)  
下右 菱格小花点蜡缬(新疆吐鲁番出土,现藏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
- 彩版拾** 上左 机神画版(新疆和阗出土,现藏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  
上右 丝织画版(新疆和阗出土,现藏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  
下 唐代蛾口茧(新疆巴楚出土)
- 图版 I** 左 簇四云珠对骑对兽日神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右上 联珠对饮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右下 联珠对孔雀贵字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 图版 II** 上左 簇二联珠对鸡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上右 对波狮凤小花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左 花树对鹿锦(新疆吐鲁番出土,现藏日本龙谷大学)  
下右 联珠对鸟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 图版 III** 上左 兔月纹锦(新疆巴楚出土)  
上右 联珠大鹿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 婆罗谜字母锦(新疆巴楚出土)
- 图版 IV** 上左 小花缂丝(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  
上右 方格联珠小花锦(现藏日本正仓院)  
下左 小窠联珠小花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右 龟甲小花绫(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
- 图版 V** 上左 象羊蜡缬屏风(现藏日本正仓院)  
上右 方胜绞缬(新疆吐鲁番出土)  
下 绿地宝花印花裙(新疆吐鲁番出土)
- 图版 VI** 上 纺车和立机图(敦煌莫高窟98窟)  
下 传丝公主画版(新疆和阗出土)

## 插 图 总 目

图 0-1 战国采桑图图例

图 2-1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掘得之传丝公主画版

图 2-2 唐代丝绸产地分布图

图 6-1 唐代常见织锦组织结构图

图 6-2 双层锦及织金锦带组织结构

图 6-3 黄绿间道和小花紫黄间道组织图

图 6-4 平纹类绫组织图

图 6-5 斜纹类绫组织图

图 6-6 链式罗与亮地纱(单丝罗)组织结构

图 6-7 通经断纬织物组织图

图 7-1 敦煌 K6 壁画纺车图

图 7-2 敦煌纺车的复原

图 7-3 敦煌立机复原

图 7-4 敦煌立机的开口运动状态

图 7-5 丹丹乌里克水平式双轴织机的复原

图 7-6 画版上的梭、筘及拔子实物

图 7-7 《蚕 织图》织绫图及绫机提花原理

图 8-1 绞缬绞法示意

图 9-1 龟甲绫图案

图 9-2 套环卷云人物绫图案

图 9-3 中窠双珠对龙绫图案

图 9-4 中窠花瓣含绶鸟锦复原图案

图 9-5 中窠卷草葡萄立凤锦图案

图 9-6 中窠宝花对凤锦图案

图 9-7 鸳鸯栖花锦图案

图 9-8 柿蒂绫花图案四种

图 9-9 敦煌壁画服饰图案中的侧式宝花图案

图 9-10 敦煌壁画服饰图案中的景象折枝图案

图 9-11 鹊衔瑞花绫图案

图 9-12 敦煌壁画上鹊花织绫图案

图 9-13 对波葡萄绫图案

图 9-14 葡萄唐草文绫图案复原

图 9-15 狮凤穿花锦图案

图 10-1 小窠联珠小花样图例

图 11-1 经中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简图

图 13-1 阿文新月锦纹样及释文

图 13-2 簇四卷云日神锦图案

图 13-3 巴米羊 K155 中太阳神造型

图 13-4 拜占廷所产簇四花环日神纹锦

## 导论 它从远古走来

蚕为龙精。

——《淮南子》注

我们总是说，中国是龙的故乡，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考古学家们也在河南濮阳的仰韶文化遗址和辽宁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挖出了龙的艺术品加以证明，证明龙确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种代表。

然而，龙还有精，龙精就是蚕，一种吃桑叶而吐丝的昆虫，这一说法见于现已佚传的汉代《蚕书》上，《淮南子》注和《齐民要术》中均引过这条材料。我们不知道古人是根据什么把蚕当作龙精的，是因为它与龙的形态相像，还是因为蚕要浴种后方能健康成长。不过，当时人们对蚕的生理过程确是带有相当大的疑问的，战国时著名思想家荀子的《赋篇二十六》正反映了这一困惑：

有物于此，儻儻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耄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

者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與？屡化而不寿者與？善壮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无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

与屈原的《天问》一样，如此多的问题，正是我们的祖先不畏艰难探索大自然精神的表达，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中国的先民们对野生的蚕丝发生兴趣而加以观察利用，剥绵打线，进而缫丝织绸。

我们传统的丝绸文化就这样在人们的朦胧和疑惑之中起步了。

它从远古走来，步履蹒跚。

### 1. 遗风犹存

丝绸生产的首要条件是桑树的存在。根据考古中的孢粉分析和现代生物学的野生桑调查，可知在遥远的过去，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均有茂密的野生桑林分布，这无疑是丝绸业起源的温床，同时也使丝绸业在发展之初就与社会民俗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老的神话中有一株扶桑树，据说，太阳的化身金乌鸟就栖息于此。何新对此专门作了考证：“在古华夏族的宗教中，象征扶桑木的桑树，就成为一种受到崇拜的生命之树。这种象征太阳神的桑树，常常被种植在一个神圣的祭坛周围，这个祭坛名字叫社，而桑林也就成为了社林和社木。”<sup>①</sup>

---

<sup>①</sup> 何新：《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124页。

从古代史料来看，社是当时人们祭地、祈年、献俘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凡遇大事，必须到社中举行活动，因此，社稷也成为国家的象征。史传成汤克夏而正天下后遇天大旱，便“祷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sup>①</sup>，说明桑林在当时是作社林用的。

然而，社更是一个祈求生殖的场所，桑林也就成为男女幽会的佳地。《墨子·明鬼》云：“燕之有祖泽，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所乐而观也。”据传，大禹在治水后娶得涂山氏之女，便“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台桑就是桑台，桑林中的祭台或社；商之名相伊尹，乃由采桑女莘氏得于空桑之中，可能也是桑林中的产物。因此，桑间濮上之行一直成为男女野合之作的代名词。

在先秦时期，桑林中的男女幽会是光明磊落的。《诗经》中就有不少篇原是桑林中的情歌，从这些歌中可以了解到其过程。事情总是发生在春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sup>②</sup>，她们借着采桑的名义来到了桑林。少男们也知道步出东门，有女如云，便也到桑林进行对歌。有些歌竟是直接的约会订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sup>③</sup>于是，桑林中真正的采桑者并不多，“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sup>④</sup>。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sup>⑤</sup>。女的要出嫁，远离父母，因此悲伤。此乃桑林中男女幽会的主要情节。其中不排除野合和抢

---

① 《吕氏春秋·顺民》《尚书大传·汤誓传》。

② 《幽风·七月》。

③ 《鄘风·桑中》。

④ 《魏风·十亩之间》。

⑤ 《幽风·七月》。

婚的习俗。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风俗得到了当时法令的保护，《周礼·地官》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种男女之会，常在祭祀高禖之际。高禖是主男女婚姻之神，大型的祭祀仪式常由尊者主持。《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韬，授弓矢，于高禖之前。”郊禖即高禖，在高禖神前用弓矢据说是为祈求多生男儿，因为弓矢象征男儿。

这种风俗能从战国时期的《采桑图》中得到更明白的图解（图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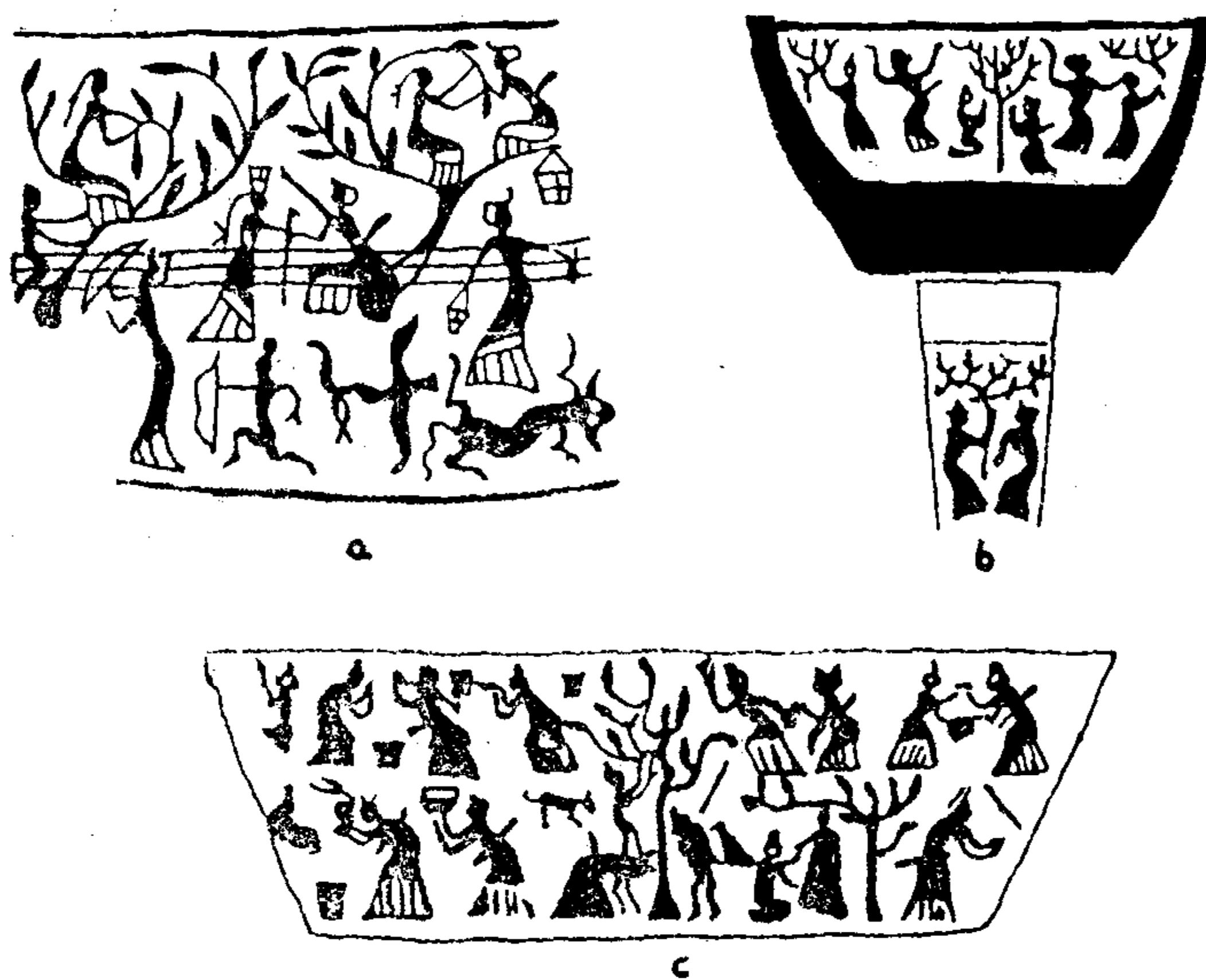


图 0-1 战国采桑图图例

- a. 水陆攻战宴乐壶，现藏故宫
- b. 台付钫，现藏美国 Young Memorial Museum
- c. 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